

新凤霞自述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梨园中的粉墨生涯

为养家学唱戏
粉墨生涯忆上海
.....

年轻夫妻老来伴

北大荒归来
吓得天要掉下来了
.....

新凤霞



大象出版社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新凤霞自述

李辉 主编

 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凤霞自述/新凤霞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06. 6

(大象人物自述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4219-6

I. 新... II. 新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249 号

新凤霞自述/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裴 霍 方 孙

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(电话: 0371-63863551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960 1/16

印 张 16

定 价 27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-351

总序

这是一套与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颇为不同的丛书。

在“聚焦书系”中，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，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，来扫描，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。在这样的情形中，作者的主观色彩，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，于是，他所聚焦的人物，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“那一个”对象，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。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，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，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，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。

如今，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将弥补这样的缺憾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所选择的人物，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，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，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。与“聚焦书系”相比，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。因为，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，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。

这些年来，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，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。每个人，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，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，只要愿意，他就可以拿起笔，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，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额见证。无疑，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。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。

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所选择的人物，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，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，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，与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一起，用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。

我始终相信，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。



2002年8月8日，北京

目 录

目
录

◎我的全家福

父亲	2
母亲	5
我的婆婆	30
我们的三个孩子	38

◎梨园中的粉墨生涯

为养家学唱戏	50
我的艺名	55
补台	62
不认输	67
粉墨生涯忆上海	73
来北京后的艺术生活（一）	87
来北京后的艺术生活（二）	98

◎年轻夫妻老来伴

选对象	106
结婚	114
学文化	118
兴趣的改变	130
家	138
盼团圆	159

北大荒归来·····	164
吓得天要掉下来了·····	169
我们家的四合院及其他·····	173
年轻夫妻老来伴·····	192

◎各界名家和“小演员”

我和骆玉笙大姐·····	202
怀念盖叫天先生·····	204
石挥的悲剧·····	207
家庭晚会·····	210
怀念老舍先生·····	216
纪念我的恩师欧阳予倩先生·····	221
我与夏公·····	227
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·····	230
画家“小丁”·····	236
我所知道的苗子、郁风夫妇·····	239

◎编后记····· 汪凌

艺人是什么样的——代编后记·····	24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的全家福

我的全家福



父 亲

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，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。父亲做小买卖，卖糖果、糖葫芦等，母亲是童养媳。父亲比我母亲大十六岁。母亲生了七个孩子，全靠父亲一人养活，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。

我父亲兄弟三个，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，我父亲排行第三。我的二伯父和大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。大伯父是中医，还会算命，管人家的红白事，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；虽挣钱不多，可是没有孩子负担，只有一个后老伴，也不吃闲饭，给人家缝缝洗洗、伺候月子人等，因此他家日子好过。二伯父是京剧琴师，拉大弦的，也会拉二胡、弹三弦等。二伯父精明能干，二伯母去世，留下一个儿子。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一个有名的妓女，她自己也开班子，还买卖女孩子。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，生活更好了，搬出我们的院子，一家单住。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，比我们家强多了。二伯父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，唱京剧刀马花旦，是个好演员。

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院子，也学着唱戏，也跟他们一道练功，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。

我父亲是个耿直人，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，我去唱戏都是偷偷去的。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，受了大姐的影响，也想长大了唱戏，当个好演员。父亲非常忠厚善良，他从小学徒，学糖食手艺，能做各

种糖食，如麻糖、糖黏子、糕点、糖葫芦、炒红果、山楂糕、海棠蜜饯等等。因为家里负担重，父亲离开了资本家，自己做糖葫芦卖。

母亲常常流泪，因为父亲身体不好，有肺病，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，跟父亲吵嘴。我从小就懂事了，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，母亲为了父亲挣钱少和他吵嘴，我就对母亲说：“你别难过，我长大了挣钱养你。”

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，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。他常常咳嗽，再加上儿女多，生活贫苦，他吐血了。父亲吐了血，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，天天出去做小买卖。

有一次，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，下了一整天大雪，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，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，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，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，又趴下身去用手抓起，连血带雪又送回嘴里吃下去了。他对着我摆着手说：“没有事。”他认为这又补上吐出的血了。他有病不吃药，硬顶着，说：“吃药太苦了！”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，而是吃不起。一次，母亲得了月子病，我给母亲煎药，父亲在一边说：“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，好好地煎。”煎好药，母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。父亲看见了，心疼地对我说：“可别倒掉哇！太可惜了！这可是好药呢。”他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。他说：“这可不能浪费掉了。”我看见心里难过，这不是治他的病的药，是治经血不调的妇科病药哇！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，太无知了。他吃了这半碗药后，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。结果，一天几次大便，小便也多，身子更虚弱了。父亲还嘱咐我，不要跟别人说，怕人家笑话他。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劳苦人！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，挣钱养活父亲母亲！

可怜的父亲真是刻苦俭省，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。我十一二岁就会做针线活了，虽是旧里子旧面子，给絮了一层新棉花，这件棉袄父亲去做买卖才肯穿，平时舍不得穿上。一天下大雪才停，父亲就要出门，我母



父亲杨金山。

亲对他说：“风后暖，雪后寒，穿上棉袄去吧。”父亲开始不肯穿，被我母亲一劝穿上了，可一转身又脱了，说：“去做买卖时再穿吧！”我母亲生气了：“看你这小气劲儿！”他才又穿上了。父亲这个可怜相儿，招得我母亲常骂他。

我父亲去做买卖是到妓院卖糖葫芦，晚上去，要深夜十二点多才回来，我和母亲夜里给父亲等门。我们坐在炕上小炕桌煤油灯前做针线活儿，等着父亲回来。有时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先睡一会儿，我一个人等着。这天我们正等着，听见外面呼呼地刮着西北风，母亲说：“听听这大风！亏得今天给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袄，要不，多冷啊！”

我给父亲等门。他总是一进胡同就咳一声，我就听出来是父亲来了，就赶快跑去开门。这天父亲连咳了几声，我担心父亲这么心急是做买卖受了什么气了，我赶快跑出去开门，见父亲双手抱着肩，冻得直哆嗦，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袄没有了，只穿着小破夹袄。怎么回事啊？父亲不容我说话，就径直跑进了屋子，进了屋子一言不发，坐在炕边上对着小煤球炉子烤火。母亲一眼看见父亲身上没穿棉袄就急着问：“棉袄呢？”父亲已经暖和过来了，才慢慢地说：“给了人了。”我母亲急了：“你给了谁呀？这么冷的天，冬不借棉衣，夏不借扇哪！”父亲说是给了五兄弟了，就是我父亲的把兄弟，我叫五叔。父亲说，跟五叔一道在妓院做买卖，五叔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，被一个日本宪兵打骂侮辱。五叔气恨不过，冲上去打抱不平，救了那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孩子。那群宪兵就反咬一口，说五叔偷了他们的钱，抓他进了宪兵队。

五叔为人很好，常来我家，是个坚强的汉子。他三十几岁，非常豪爽，直性子，常说：“人要有骨气，宁折不弯哪！”父亲说：“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宪兵队抓走时，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破棉袄，我把我的新棉袄给了他。去坐牢哇！十冬腊月，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啊！要受刑啊！”又对我说：“为人要雪中送炭，不要锦上添花。”

我父亲一个字不认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但他会讲“三国”、“列国”、“隋唐传”，讲侠客、义士，都是从听书看戏中学来的。

父亲把新棉袄给了人，母亲本来很生气；听父亲说完这些，母亲叹了一口气，也不做声了。

祖母从小就教我眼里有活，心里有人，懂得疼人、替别人着想。我记住祖母的话，在家照顾父母、弟妹；出嫁照顾丈夫；工作中照顾同志，同台演戏不抢人戏、不搅戏。因此，我也得到了别人的关心和帮助。

母亲

母亲

母亲因病突然去世了！我万分难过，心情沉重。应当把母亲艰苦、刚强、热心、善良的一生记下来，让孩子们记住她，继承她的好品德，让人们知道这个旧时戏班的典型母亲。

说母亲必须从我的家庭说起，我父亲祖籍是江苏省苏州，祖父是读书人。祖父生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大伯父知书认字，自幼学中医；二伯父爱玩好唱，吹打拉弹，生旦净末丑，昆曲、京剧、曲艺什么都会；我父亲行三，祖父去世他还没出满月。祖母带着大女儿和三个男孩离开南方来到天津。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儿女生活十分困难，靠娘家供养。一个南方妇女为什么流落在天津，我爸爸生前也说不清楚。

大伯父行医算命，给人家代写对联书信；二伯父仍是好拉爱唱，入了京剧班当了琴师。二伯父的女儿——我的堂姐学了京剧，唱刀马花旦，艺名杨金香，在天津很有名。年轻时抽上白面大烟受了烟毒，二十六岁就去世了。我父亲因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，十一二岁就做小买卖挣钱供养母亲。大姑母的两个丈夫都死了，是个特别苦命的可怜人！

母亲是天津西头小园农村人，外祖父给地主扛活，有五个儿子、一个女儿——五个舅舅和我母亲。母亲三岁死去娘，七岁又丧父，跟着兄嫂长大，在凶狠的嫂嫂手下讨生活，不如个使唤丫头。她举手就打，开口就骂。母亲头上虱子成了团，衣服补丁摞补丁，破鞋少尖无后跟，挂不住脚。从记事起就干活，拾柴、捡粪、喂猪、垫圈，吃不饱、穿

不暖，土里爬、泥里滚，在风风雨雨中长大，可她养成了坚强的性格。

大舅在城里做小买卖，卖烧饼、馓子，卖萝卜。他还有种花的手艺，在城里卖花。因为他脾气不好，跟花场主争吵，被场主打瞎一只眼。母亲让我们小孩叫他瞎大舅，但当面不敢叫。大舅因生活苦，把我十三岁的母亲送到城里，做了父亲的童养媳。母亲一进这个家就挨打受气。母亲比父亲小十六岁，大伯父和二伯父、大姑母都欺负她，父亲也不愿意这门亲事，每天都赶母亲快走！端起饭碗多少眼睛瞧着，手里拿着筷子不敢夹一条咸菜。母亲从小没有父母，在农村长大，不懂城里的规矩，所以更招人恨，常常挨打，头上身上经常带着伤。母亲后来常常唱：“好可怜没爹娘的孩子不如鸡犬，好难端你家的饭碗！”母亲常常讲她做童养媳时的苦难生活给我听。

母亲从小勤快，做一手好针线。祖母病倒床上，我父亲是个孝子。母亲伺候祖母最好，她咬着牙过苦日子。有一次母亲的头发被大姑母

抓下来一把，老祖母心疼地狠狠教训了父亲，责备他看不上母亲，所以大家才都欺负她；又教训了大伯、二伯和姑母。

母亲生儿养女以后，父亲也老实安心了。母亲生了七个孩子死去两个，最痛苦的是没有钱买一针盘尼西林，以致死去一个四岁的男孩。分家后父亲一人挣钱养七口人，母亲过惯了艰苦日子，从不叫苦怕累。她常年为人家做针线活，为的是挣点钱添补着过日子。

记得母亲老是用小虾米皮炸酱、做馅、炒菜、拌菜，我都吃怕了。母亲平时总是买很多小鱼晒着，她教给我晾干，一天翻几遍，边翻边说：“这种小鱼呀，人家有钱人家是喂猫的，我们穷人就拿它当荤腥吃，还等着下奶哪。”母亲坐了月子，我就把小干鱼洗干净放在水里加上葱姜煮汤，时间煮长些煮出很好的汤，母亲喝了就下奶，可灵了。

母亲常对我讲：“小女孩要记住做个好媳



妇。外边有搂钱的耙子，家里有存钱的匣子，再好的男人没有个好媳妇可过不好哇！”母亲很会俭省，我们家很少买新布做衣服，无论是做被里被面，孩子们做衣服，永远是用面口袋做，要什么颜色就自己染。母亲喜欢给孩子们染桃红色和青莲紫色。我问母亲：“为什么老给我们染这两样色呢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两样容易上色儿，另外，都染这样色，穿破了当补丁用，也是一个色。”被子破了，用破衣服撕成片补上，都是一种颜色，母亲事事都用心，都想得很周到。

我们家小孩多，父母两个人一床被子，孩子们也得两人盖一床被，也有打通腿睡。孩子们的被子破得快，小孩睡觉不老实，拉来扯去很快拉扯坏了。拆洗一次被子，母亲要补一次。

母亲针线活好，一年到头忙不完，缝不完的衣服，做不完的鞋；剪不完的鞋底子，一剪就是十几双，母亲真是手不离针线呀！为了挣点钱添补过日子，母亲常年给成衣铺加工做下手活儿。我十一二岁母亲就教我牵边缝扣袷了，帮助母亲挣点钱。母亲说：“女孩子就要学会做针线，这样不受人拿捏。”因此我从小也学了一手好针线活。母亲还说：“做事先有个胆子，加上细心，唱戏敢配弦子，做活敢下剪子。”母亲虽然没有文化，可她说的话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，还总合辙押韵。

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挣钱，母亲处处都要优先照顾父亲。常年大家吃粗粮，唯独给父亲做点好的。母亲吃穿都让给父亲和儿女，最后才轮到自己。

母亲性格坚强，特有自尊心。父亲胆小怕事，是个忠厚老实人，因此父亲不喜欢母亲这种脾气，总说母亲爱多事……母亲可有自己的看法，她常说：“没事不惹事，遇事不怕事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母亲说的都是戏词，说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。

记得我们住在天津南门外大街一个小院里，这院房东太太很凶，特别刻薄贪财，房钱随风涨。有一年快到过春节了，父亲爱讲究面子，借了钱把屋子糊的四白落地，花顶棚，新玻璃窗，全家人动手擦的玻璃锃亮，虽是泥土地，扫的干干净净。父亲卖糖葫芦，为了赶年应时，要做大批糖葫芦上市，屋里屋外堆的都是年货。房东太太一天三趟到我们家说要涨房钱。父亲苦苦哀求说：“过了春节卖了货，有了钱，房钱一定送去。穷人过年，比过鬼门关都难……”母亲说：“你这房钱月

月涨，比阎王账还厉害！”房东太太蛮不讲理，一定限期搬家；父亲忠厚善良，还是鞠躬作揖的说好话。母亲把父亲推到一边，当场答应了搬家：“我们是串房檐的，到哪儿也是花钱住房，不领情分！”

父亲好小嘀咕说：“这是欺负人，大年下赶我们搬家，早知这样我不糊这屋子了。”父亲用手摸着墙心疼地说：“这四白落地透花的顶棚，多么舍不得呀！”拿着一块破布擦擦玻璃窗又说：“这玻璃锃光瓦亮的，是我花钱换来的呀！”我们小孩不敢搭腔，母亲一句怨言没有说。果然在大年三十的一早，我们被撵的搬家了。父亲收拾东西，我们小孩也一块忙活着，我不小心把墙给弄脏了，父亲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看不见那是新糊的墙啊？都快搬完了，你给弄脏了！”母亲看看我，一声不响，等到东西全部搬完了，她用一件破衣服蒙着头，爬上窗台，用一把铁钩子，刷！刷！刷！把顶棚全部拉坏，又双手不停地把墙上的白纸都给撕了下来，接着用铁钩子哗啦哗啦地把窗上玻璃打得粉碎。房东太太站在一边，手扶门框看着，也不说什么，看来是在那里生闷气。母亲边撕边说：“这是我们花的钱。搬走了，不要了，我就要撕下来；我换的玻璃，不要了，我就要打碎它，这叫花钱听响！人受一口气，佛受一炉香，大过年的欺负人不行！”

父亲比母亲大十六岁，“老夫少妻呀！”母亲老爱这么说。很多人说我母亲生在农村，少父无母，没有人管教，跟父亲不会过长了，哪一天就要跑了……可母亲咬紧牙忍着，她要争口气！她相信多年大道走成河，多年媳妇熬成婆的道理，母亲为人乐观，永远对自己信心百倍。

我六七岁时母亲跟我说知心话：“你爸爸比我大十六岁，身体不好，吐血，往后谁养活我呀？……”我的堂姐杨金香也是母亲的知心人，她劝说：“三婶子，你别这么想，你有孩子，学会了唱戏就能养家。”母亲决定叫我唱戏，堂姐也尽心教我，母亲因此也尽心照顾堂姐。有时母亲一个人流泪，我给母亲擦着眼泪劝说：“妈妈，您别伤心难受，我长大了，唱戏挣钱养活您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话，得点安慰，好像有了指望了。我从小就懂得疼母亲，要长本事，为母亲争气；从小我就有挣钱养家的责任心，当小工，做散活，下苦功练功学唱；在家做饭，抱孩子，收拾屋子，洗衣裳，一会儿也不闲着。母亲为成衣铺做活，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我也学会了缝边，盘花纽袷儿。为了多挣钱去串巷子、摆

说书唱戏教育人，那时穷孩子没有资格上学读书，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听书看戏，大人常讲：“穷帮穷，富帮富，当官的帮财主，光棍帮寡妇，屎壳郎帮老鼠。”帮人是件乐事，勤劳是本分。

地、学打钱、赶包唱戏，我都去做。母亲说：“孩子为了养家可是受了苦了！我不是没有本事嘛！”母亲总是为了自己不能挣钱而自卑，我常劝母亲：“您是戏班的母亲，没有您，我哪能唱的了戏呢！”

母亲跟着我唱戏，也不吃闲饭，给我梳头、饮场、在后台干杂活儿，有时还跑跑龙套，有人误了场，母亲就早提醒：一个龙套没有赶上，母亲就代替扮上。她说：“戏班儿讲，丑不丑，一合手。不能叫班主财主们看出来。”

母亲一向直爽讲义气，在评剧界是有名的热心善良的老妈妈，可对班主财主丝毫不讲情面。记得我十五六岁在天津河东天宝戏院演出，班主赵兰亭对我们演员很刻薄，春节前答应给我涨钱，后来推到了年初一，就是不给我涨。母亲在后台拦着我，不叫我化装，说给他撂台。她说：“对财主、班主，就是一赶三不买，一赶三不卖；唱红了，财主他就得赶着咱，唱黑了，咱赶着他也不行。”我就拉不下脸来，不涨钱就不唱不化装。母亲骂我没有气魄，不像个唱角儿的样子。她说财主都是用你朝前，不用朝后，鼠目寸光的人，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他们从来不讲情义。可我总是被财主的假情假义说的没有主意，答应演出；母亲决不让步，骂我耳软心活，不成大器！

在旧社会，母亲跟着女儿唱戏十分普遍，在女儿身边寸步不离，人称是“看桃的”，就怕有人摘了去。比如后台经常有特务、流氓、地痞来欺负演员，母亲看见就说：“他叔叔，您多关照，孩子小不懂事……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不吃眼前亏。母亲跟着我跑江湖，走码头受了不少罪。记得母亲经常身上带一把大剪刀，夜间放在枕头下边。有一次河东地道外的杂巴地流氓到后台，因为我没有跟他说话，他就要打我。母亲跑上前一步拦住了，没有打着我。这人说：“人不大，架子不小！好吧，等着瞧吧！”母亲那天很紧张，散戏回家走黑道，在路上很害怕。她那天没带剪刀，拿起梳胡子的大铁梳子，紧跟在我身后，准备拼命。母亲走路很有气势，流氓们没敢上前，被母亲给镇住了！

母亲不认识字，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苦处。她教育我：“孩子，唱戏是为了养家糊口；嫁夫找主，要跟一个读书认字的人。别像我似的，你爸爸瞎字不识，两人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，打了一辈子瞎架，吃了一辈子亏，受了一辈子欺负，有理也说不清楚哇！”

从记事起我就生活在戏班的小天地里，因此，我的童年生活，跟一般人大不相同。旧社会戏院子前台的红火大家看得见，可后台的黑暗，观众是想像不到的。唱戏人家的小孩们会说话了，就有机会跟着父母上台了。戏班人的孩子们竞争心最强，处处比着、看着，见天拼命练功长能耐、可受气挨骂、被欺负最多的也是我们小孩儿。

十四岁时演《潘金莲》。



我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母亲带着我去塘沽演戏。这个地方虽小，日本鬼子成群，大兵、宪警、流氓、恶霸到处欺负人，随时随地可能出事。母亲不离我一步，为我担惊受怕。一个姓迟的汉奸翻译官，五十多岁，秃头，留着日本式小撇胡子，天天到后台来找麻烦。母亲看出这人对我没安好心，一步也不离我的身边。母亲在后台给大家做饭，散了夜戏为大伙煮棒子面粥。那个汉奸和班主互相勾结，母亲提着一桶热粥向后台走来，这个迟翻译陪同一个日本人进来，晃晃悠悠装作喝醉了酒，有意一撞，一桶热粥洒了，烫了母亲的腿。母亲倒在地上，那汉奸叫我随他去取药。我刚要跟他去，母亲一手拉住我，死也不放我去：“不用！不用！没有关系，不用上药。”母亲忍着痛不让我去，是怕我受骗上当。事后母亲对我说：“这么大闺女可不能跟这种坏人走呀！”母亲带着烫伤

照样给大伙煮饭做饼子。她为了看着我，处处用心思。

果然有一天那个汉奸到后台来威胁母亲：“限三天把你闺女送到万兴饭店我的休息处，如果不去，要你们的命！”这可是大祸临头哇！母亲一点不慌乱，告诉我别害怕。第二天，她找来一位老大娘，把我母女俩带到一个公馆人家。母亲穿一件布褂子，特地打扮的像个家庭妇女。我们来到一所磨砖对缝的四合院，进门走到正厅，一位花枝招展的中年女人坐在当中，大娘介绍说：“这是迟太太。”母亲行礼以后，站在一边说：“太太，我会做饭、烧菜、洗衣服……”原来母亲是来给迟太太当佣人的，可是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呢？又为什么来给这种人当佣人呢？母亲的心事我不明白。太太听完，从上到下打量母亲，看来很高兴。我跟在母亲身后不敢上前。太太问：“这小女孩是谁呀？”母亲说：“这是我的孩子小凤，才学唱戏，孩子唱评戏是为了养家糊口。跟您老说句实话吧，我是